

圖書館起革命 管理去僵化

經濟日報 | 2009-11-09 | A36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、觀塘區議員 鄧咏駿

面對全球化競爭，提升競爭力，走向知識型經濟，是大城市的生存之道，施政報告朗朗上口。知識就是財富，圖書館就是寶藏。日本漫畫「圖書館戰爭」，以一班青年男女捍衛圖書館資訊自由為故事，熱賣百萬本。然而，肩負著重大使命的圖書館，作為世界級的大都會，香港的公共圖書管理卻遠遠落後，與時代嚴重脫節！

三十年前標準回應現今需求

圖書館的數目，是按規劃署制訂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即每二十萬人口將設立一所分區圖書館，目前全港共有六十六間圖書館及十輛流動圖書車，按政府的說法，數目已符合標準。可笑的是，此準則訂於一九七九年，三十年來沒有修改，過去三十年間，社會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市民對圖書館的需求亦由過往的消閒閱讀到今天的持續進修，自我增值。用三十年前標準回應現今需求，分區圖書館的人口標準實有調整的理由。

公民零參與

在「圖書館戰爭」中，圖書館可號召青年人，投入捍衛圖書館。在現實世界中，也有不少人認同圖書館的工作，希望協助圖書館的管理。然而，香港圖書館的義工比例，遠遠落後於日本及新加坡等先進城市。館方的義務工作計劃，可參與的義工不多，僅停留在介紹義工認識圖書館運作，保留著幾十年前的僵化官僚思維：「義工唔專業」、「義工參與增加館方員工的工作量」、「他們攪亂現時系統」等等，這都是康文署職員推搪義工參與的理由。

隨著香港人口老化，人口質素提升，大量六十多歲有心有力的退休人士，願意義務在圖書館服務，只要康文署提供適當培訓，他們絕對能勝任，例如：圖書館導覽、給盲人閱讀書籍內容或錄製聲帶及為兒童說故事等工作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，這些民間智慧，更有賴透過圖書館的平台，將他們的力量發揮。

管理封建 黑箱作業

社會不斷變化，而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卻如此僵化，相信與政府的黑箱作業，脫離群眾，有相當大的關係。在二零零八年，政府推出地方行政改革，將地區層面的圖書館設施交由康文署與區議會共同管理，本來是促使圖書館優化服務的契機。然而，機制運作兩年，區議會能參與的，只限於運用區議會撥款改善圖書館

的設施和舉辦閱讀推廣活動，至於圖書館的管理，發展的方向，則一概免問。

最近康文署與圖書館諮詢委員會，無聲無息地制定了《香港公共圖書館 2009 至 2018 年策略計劃》，為圖書館的未來發展定下長遠方向。康文署圖書館館長，會為購買門口地毯的撥款，親臨區議會解說，但這樣重要的文件，區議會卻沒有被列為諮詢對象；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內，亦沒有區議會代表。市民誤以為區議會負責管理圖書館，寄望區議員能反映民意，但實情是，區議會負責出錢、出面「揸飛」，卻無法參與圖書館實際的運作與長遠發展，這種有責無權的運作體制，無論對公民參與、圖書館的發展、以及地方行政，皆甚為不利！

圖書館系統是城市中文化設施規劃的重要組成部份，香港要打造知識型的社會、國際大都會，必先由圖書館做起，這些簡單的道理，難道民間要發動一場「圖書館戰爭」，才讓政府聽得明白，促使圖書館管理改革？